

名家史論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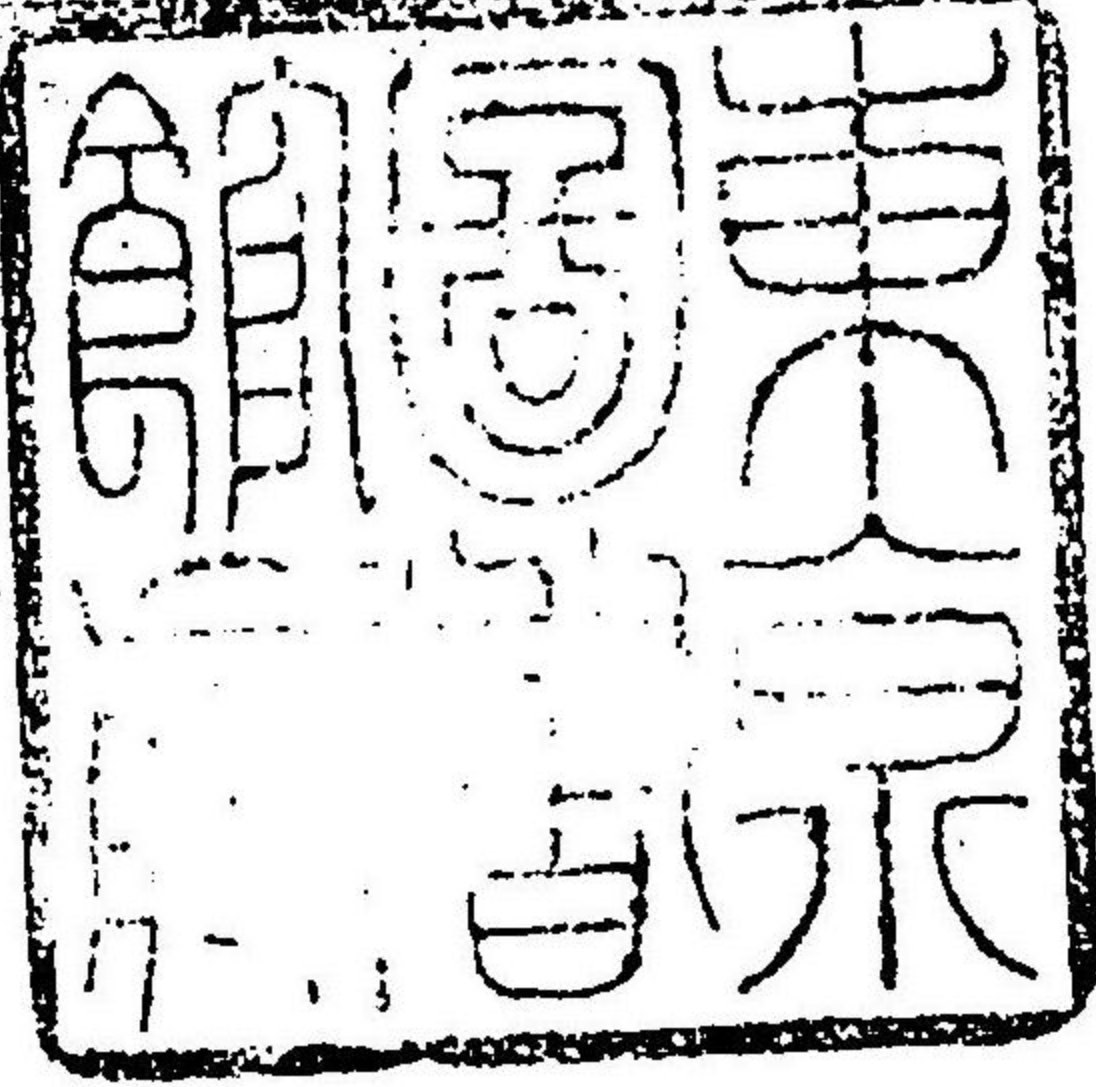
五十川左武郎編輯

特31

741

百 身 別	第六本教官書館			東 新 七 四
	第四室			
	三册	七架	五函	

特31
741



清名家史論鈔卷五

備後

五十川淵士深輯

漢武帝論

錢謙益

前漢史切譏孝武帝。黷武窮邊。襲跡亡秦。儒者以其言
為口實。至于今不變遷。固皆漢人也。請以漢臣之論鑿
鑿副名實者折之。班史記建元七年。蚩尤旗長竟天。後
遂命將略取河南。置朔方。明年戾太子生。與兵相終始。
指陳事。應以不戢自焚為戒。虜數入上谷。漁陽。雁門。殺
略無算。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扼戍要害。此上策也。
天子命我城朔方。文王亦將為黷武乎。長星見則天

子征伐四方其所指則匈奴當之何謂不戢自焚延光中陳忠論燉煌事曰孝武憤怒匈奴凶暴浮河絕漠窮追虜廷遂開河西四郡收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于宣化之世遂備蕃臣由此言之甘露竟寧扶眼入朝皆武帝三十餘年窮兵遠略威稜所振疊也竟寧中候應論保塞事曰自孝武帝出師征伐奪陰山匈奴不得依阻其中治弓矢來寇每過之未嘗不哭也應以得陰山爲漢利而固以收河南爲漢病異乎所聞矣史稱漢兩將軍大出所殺虜八九萬漢士物故亦數萬馬死者十萬餘匹府庫單竭杼軸

空虛漢之疲耗亦略相當建平中楊雄論入朝事曰孝武深維社稷之計規恢萬歲之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雄可謂知大計者也中國與匈奴疲耗相當蓋誠有之獨不見九原令居之役兩將軍出塞數千里不見匈奴一人而還乎獨不見宣元之際天子承襲餘威南面受單于朝龍駕帝服傳鐘伐鼓于清渭之上乎武帝末匈奴遠遁十四年不復出兵幕南空庭垂及三世士馬休養蕃庶幾何軍興之

費視舟車六畜皆省幾何。並邊士民戍卒收保幾何。比前絮後會計得失。奚翅相當而已哉。今盡沒出軍命將。奠安方夏之成勞。而虛引禁暴止戈。助順佑信之經義。六十餘年。入朝保塞。牛馬布野。策勲于後王。而三十餘年。好大喜功。單極中國。錄瑕于前世。知二五而不知十。非通人之識也。故吾謂論武帝者。以揚雄侯應陳忠三臣爲正。遷謗書也。固目論也。吾無取焉爾。

漢武帝論下

范曄南匈奴傳論謂。孝武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宣帝值虜庭分爭。權納懷柔。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南面而

朝單于。胡易無匹馬之蹤。六十餘年。此襲班氏之餘論。而又失焉者也。班史匈奴傳曰。貳師沒後。漢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皆有欲和親計。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律死。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又曰。宣帝之世。承武帝奪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由此觀之。匈奴之上書。求朝。攜國內。皆附武帝威力。明矣。譬如獲稻。武帝耕之。宣帝食之。今盡絀耕紆之勞。而侈勞。庾積不已。慎乎。陳壽魏書曰。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

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功。犂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于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臣。世以衰弱。此深悉用兵要害方略。非范曄所能知也。三代以來。世患戎狄。獫狁。戒其孔棘。薄伐止于大原。武帝雪耻百王。復仇九世。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北登單于臺。虜不敢南嚮。發一矢。易世而後。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上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蠻夷君長。迎者數萬人。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快矣哉。捷伐之勝事。開闢以來所

未有也。金行失紀。胡羯蔓延。拓跋主中國。耶律作天子。袞冕蹂踐于馬蹄。襁葆沈淪于魚服。信天之不悔禍耶。抑亦世無漢武。以至此極也。孔子作春秋。大齊桓一述之功。而仁管仲。大齊桓有不大漢武矣乎。仁管仲有不仁漢武矣乎。或曰。孟荀二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何居。曰。此仲尼之徒之言也。非仲尼之言也。吾夫子受命于天。制春秋。爲萬世法。立乎衰周。却觀後世。羣戎同貫。殺運增長。茫茫禹跡。有深痛焉。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非爲十世言之也。嗚呼。斯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孟荀二子。數世之知也。彼二子者。生乎今之世。則其

大齊桓仁漢武也亦必將有取于吾言。

史記衛青傳論

吳成佐

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史官。天下之至難者莫如史官。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人者。猶不可以不仁也。況史官之權。可以褒人。可以貶人。可以榮人。辱人。其重至與君等。而可以不仁者處之哉。惟仁故能明。能明故其是非皆當理。而無所繆。惟仁故能公。能公故其與奪盡據實。而無所私。不明則是非繆。然後世猶得因其文以正其失。不公則與奪私。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顛倒錯亂。使後世欲攷之而不能。故不公之罪。又較之

不明者為大。予讀大史公書。深好其文章之妙。而又致恨其不公不明之失也。先黃老後六經。列項羽於本紀。次陳涉於世家。為遊俠貨殖作列傳。此皆其不明之失也。前人論之詳矣。至其不公之失。則吾讀衛青傳而知之也。青漢之賢將也。青既屢立功。武帝使因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後封青六千戶。而封青三子為侯。青固讓三子之封。而歸功於諸校尉。不賢而能之乎。蘇建逢匈奴兵。與戰盡亡其軍。獨以身自歸。大將軍周霸等皆勸青新建以明威。青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自裁。不賢而能之乎。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

客反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黜。不賢而能之乎。故曰青漢之賢將也。而遷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夫七出擊匈奴。功甚著也。淮南王謀反。獨憚大將軍與汲黯。名甚彰也。以爲天下未有稱者。何耶。至其所謂和柔者。意者指其對蘇建之言也。蘇建嘗勸青招賢。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招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大臣奉法守職而已。何與招士。此正功臣之所以自保者。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青有之矣。奈何反由是爲譏哉。其作佞。幸傳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嗚呼。以青

之賢。而乃與鄧通韓嫣並稱。亦太過矣。得無因李陵之故。自陷腐刑。而有不能平其心者乎。吾以是知遷之所以與奪者。爲不公也。

李將軍論

尤侗

余讀李將軍傳而悲之。悲其數奇不封也。悲其數奇不封而卒至自殺也。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之殺降罪矣。然廣之不侯。以數奇不以殺降。高帝列侯百四十三人。豈盡不殺降者哉。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萬。皆以凶終。然起封武安君。羽爲楚霸王。廣所殺八百餘人耳。其

自殺者殺降也。其不侯不以殺降。廣卽不殺降。吾固知其不侯也。何以知之。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夫萬戶侯天子意耳。何必高帝。文帝以代來功。封宋昌壯武侯。以奪呂祿印。封劉揭陽信侯。又封淮南王舅趙兼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清郭侯。常山丞相蔡兼樊侯。此數人者。豈當高帝時百戰得之者耶。相鄧通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于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通竟富矣。夫帝旣能富通。豈不能侯廣。乃嬖佞倖則有權。任將帥則無力。何逕庭哉。是知文武本無意用。

廣特借高帝爲口實耳。他日與馮唐語。撫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問之。唐因言魏尚。然尚之才未及廣也。且以同時之李廣。委之高帝。而顧求異代之頗牧。亡謂甚矣。予因歎文帝號稱恭儉。至于用人。往往失之。嘗悅賈誼。任公卿之位。而絳灌之徒害之。坐宣室問鬼神。夜半前席。自以爲不及。卒擯于梁。以死。誼之才不以相。廣之才不以將。文帝爲何如主哉。夫以文帝之主。且不用二子。誼之所以短命。廣之所以數奇也。若廣之自殺殺降也。而衛青不能無罪焉。以廣之勇。結髮與

漢書卷五十四
匈奴七十餘戰。使居前一當單于。其功可勝道哉。乃徙廣部。行回遠。而軍亡導。惑失道。不至死。廣老將。獨不能少假之耶。又使長史責之急。是廣之死。青殺之也。或曰。青陰受上誡。以廣數奇。毋令當單于。然使廣死于刀筆。孰若死于戰陳之為愈哉。廣之壯也。文帝惜其不遇高帝時。及武帝用兵。又以廣老。弗用。此廣之終于數奇也。吾是以重悲之也。

竇嬰灌夫

只一勢字。斷盡兩人生平。出脫賓客處。語語醒透。筆筆矯健。

太史公曰。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甚矣其斷之嚴而正也。孰謂是非頗謬於聖人乎。問處却緊世之論魏其武安事者。率歸罪賓客。以為

此輩害人家國。出案不知兩人以權勢相與。其所交皆走聲逐利。閭巷酒食調喝之夫。甚而容姦猾。數逋逃。使公侯大夫奔走其門。欲以聲勢傾奪。夫偉行傑謀之子。出乎其間。言兩人所重者非賓客吾觀夫以己之失勢

故而倚嬰。嬰亦慨己之失勢。故而重夫。相倚則是兩人熱於中者。惟勢之是求也。勢字斷盡兩人始嬰貴時。心壯志得。宗室列侯莫敢亢衡。居第聲色。甲於戚里。夫亦

驕橫潁川。彼豈知持滿守滿盛衰倚仗之道哉。頓宕挾

勢也重。則失勢也苦。透始於悲己之失勢。必且憾人之

得勢。透而究也得勢之人不可附。則因相與求失勢者

而交之。透以共鳴其不平之氣。發其憤世嫉俗無所顧

忌之心。透此不至殺其身不止也。孰謂嬰能得士。夫不

背義哉。應前鄉使嬰得賢士如侯生毛公其人而賓禮

之。必日間學問之言。習恭謹之度。己之罷居。何足鞅望。

蚡之貴幸。何足忌嫉。而夫往來兩侯間。奚必援武安以

寵魏。其始欲聯絡膠固。而反致啓釁亡終。況當日之怨

皆乾餿睚眦。賈豎小子之所爭。而身為丞相將軍者。乃

瑣屑狡童而鬪狼焉。何其鄙也。者得如此細小。非遠者

不知東朝之辨。天子既無殺嬰之心。太后亦徒有直蚡

之意。透絕斯時而得一第。焦陸賈輩。從容口舌之間。辨

其是非。曲為和解。其獄可毋案。而兩水家俱得全矣。妙

用奈何盡嬰與蚡之所招致。而卒錄錄無一人焉。則

賓客可知。兩人之所與遊。概可見矣。斷盡張敖待罪。賈

高以死辨。王無謀。彭越已誅。乘布就烹。自其不反。豈賓

客於彼。則智於此。則愚耶。大為客吐氣嗚呼。嬰禍夫夫

禍嬰。兩人又各以權勢自誤也。曷為使賓客蒙其惡聲

哉。收得健

申屠嘉

裘璉

一只以漢文之賢漢法之善分作二段而褒美申屠意一自見○末段當與歐公宦者傳參看

天下未嘗無臣也患在於無其君伏後段意天下未嘗

無害也患在於無其法伏前段意古今之所為極重難

舉弊竇深禍寡烈雖雄主柄臣亦往往去之無謀謀之

無成相與覆亡其中者莫如宦者歐陽修傳宦者蘇軾

論大臣皆極言其禍不亡不止甚矣其可懼也妙於取

勢始吾讀申屠嘉傳至召辱鄧通事而疑步驟好以為

自秦李斯以來漢唐大臣死於閹豎者不可僕數跡其

才力寧無有及嘉其人者妙而或舉之若鴻毛主或拔

之若泰山客何哉尤妙於取勢既而嘆息深思得其所

由然而信步驟好嗚呼此非嘉為之若其君之賢法之

善為之也主意夫國家之患莫大乎內外之不相屬此

論取有經術見本領周官冢宰凡宿衛供奉使令如官

者女奚寂為親近天子之人皆兼領於太宰故其權尊

而勢一雖有宴私玩狎之姦無際而生先借周作漢影

守漢去周末遠考其遺意漢之丞相猶周之太宰說本

馬端臨尚得以外臣而總領內事嘉因通居上傍有怠

慢之禮遂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此可以見中外之

政合於一。而天子左右親近之臣。丞相且得節制之。如周制矣。證內外相屬意嗚呼。東漢唐宋之季。曹節侯覽

季述童貫之倫。宰相安得召。召之安肯來乎。吾意嘉且不免於望之。元載之禍。而何通之敢辱。餘波足出上意

更醒。此段言法之善帝愛幸通。賞賜累萬。未嘗假之

以權。任之以事。故帝亦止曰。此吾弄臣而已。及嘉召通。

通恐入言於帝。帝曰。汝第往。既而帝度丞相已困。通然

後持節召之。叙中有議夫初不禁通以不往。終不撓嘉

以即赦。帝誠何如心哉。句出聖主心事卒使丞相之法

得伸。弄臣之膽墜地。朝廷之體統肅。而國家之禍患消

非帝為之。而誰為之。嗚呼。有君如此。何患無臣。此段言

君之賢後世宰相。力能辱通者多矣。而其法不若漢。應

主不若文。應是以掣肘而止。至於權之已屬。勢之已成。

人主且俛首聽命焉。逮其後。君不欲去。而強臣擅去之。

故至於亂。竇武陳蕃君不能去。而小臣強去之。故至於

敗。李訓鄭注君欲去。而憂其不可去。一二庸臣盡力而

挾去之。故雖勝。而至於亡。表紹何進嗚呼。若漢文者。雖

百鄧通。何由而壹國乎。應詩曰。哀職有關。唯仲山甫補

之。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若嘉者。抑亦以道事君之

大臣也哉。通篇歸美于君。結處縮入嘉法。從范增論來。

公孫弘

裘璉

翻案甚奇。却甚正。不是左祖平津。欲以補大臣論之所不逮耳。

漢之儒自賈誼董仲舒而外。皆曲學也。史稱公孫弘曲學阿世。而孟堅傳循良。傳儒林。篇首皆不沒平津之善。予謂弘蓋學晏子之術。而無其誠。慕叔孫通之行。而多其愿者。奇確觀其對賢良策。皆尊儒尚道。省刑薄歛。粹然儒雅之言。一及拜博士。則上疏請飾吏治。二迄遷內史。多所奏稱。三固非默默固位逢君之惡者。即飾儉沽名。推其志。宜亦無惡於天下。四核其所短。惟不肯面折

廷諍。背公卿約。以順上旨。非宰相材。有負三公論道之

寄耳。此折入其阿世處予嘗深求其故。而知當日非漢

武之能用弘。乃弘之善用漢武也。言其跡雖似阿世。實

其術之善用。帝處持議精核大凡人臣進說。因其君之

資。而用吾術。則言聽而事濟。不至於變。拓筆漢武好大

喜功。惡聞其短。故汲黯戇直。以嚴見憚。終不能沮帝所

必欲為而已。且勿獲久安其位。見君之資如此弘知帝

之可以誘進於善。而不可切繩以非。誘進於善。則吾之

說得伸。而彼之心。因是少革。切繩以非。則彼之心愈錮

而吾之說。因是益廢。至理名言。括盡千古大抵人君皆

然而漢武為尤甚。不然以帝之猜雄剛愎愛憎無常而弘之寵眷至老不衰豈盡調諛摸稜之術首鼠兩端之詞足以服英主之心而固其位哉。即從武帝身上有出

平津妙妙弘請罷朔方並舉西南夷滄海郡以為言。具

眼天子發策難弘遂請專奉朔方而西南滄海之役得

以卒罷百姓蒙休當此之時不可謂非弘之功蓋人之

情不有所順不可以有所拂向使弘而必固爭朔方之

宜罷則并西南滄海不可得矣。公孫妙用一眼覷破張

湯惡黯歎誅以事上亦不說者數弘乘間進言出為內

史黯之無恙弘實全之。具眼且夫黯之詰責譙讓於弘

可謂至矣向使以盧杞秦檜處之黯當何若是非弘之

量實能有容而何太史公罪其誅主父偃徒董仲舒不

知偃之驕橫殘忍足以自殺其身。妙而仲舒迂濶儒者

固不足以投帝之好也。妙平心之論不然弘延賓客隆

儒術俸祿皆給貧士家無餘財獨不知董仲舒哉仲舒

短弘未若汲黯黯且不憾而况仲舒乎。妙甚至於為布

被飯脫粟雖曰矯情亦稱美德苟執大中之道指謫人

過是不得中行并棄狂狷且使為入臣者必如梁冀之

富元載之貧彌遠之橫而後已乎。痛快引繩批根之儒

真是可恨

予故曰弘之將順補救節儉砥行本於晏子其通達時
變緣飾儒術則又如叔孫通之遇高帝矣應嗟乎弘之
品雖非人臣事君之正道豈而弘之善用人主困其資
以為之說使己之志得伸君之過不遂亦大臣事雄猜
剛懷之主者所宜知也褒懲出正意

汲黯

裘璉

論帝之知黯黯之可勝大任皆從無事蹟無文章處
勘出一片至理手眼絕人○論一人夾入兩人事如
史公合傳體非具大力不能開闔轉換如意
古之人君有知人之明者必不於材能智勇之交朝廷

之所推服名譽之所萃嚮者而取之泛論人君究之當

大事臨大節舉天下材能智勇之士交困於前而此一
人者足以發策定計成功於俄頃而無難泛論人臣蓋

其獨知之鑒相契之深誠非尋常意量之所可測也冒

雄渾高帝之於周勃武帝之於霍光客皆拔之稠人之

中識之材能智勇之外付以天下後世子孫之計而不

疑異矣結上至於辨材論官量能授職之間其規盡處

置各當其材則武帝知人之明更勝於高祖則入何也

吾於帝之用汲黯知之出題帝性豁達務廣大而黯褊

心多拘禮法一帝推隆儒術緣飾治具而黯盛毀公孫

弘等曲學阿世。帝玩兵黷武。擅功四夷。而黷唯勸罷

兵息民。帝紛更法令。狹小漢度。而黷常廷詰。數質張

湯等。以刀筆吏不可為公卿。帝好名譽。惡聞其過。而

黷輒面折無少隱諱。此數者皆主臣異趨。雖

寬仁恭儉之主。猶不能容此於臣下。而黷幸免無事。帝

且眷顧有加者何哉。事英主之道。與聖主愚主異。創論

至言。黷之見憚於帝。正黷之見重於帝也。省破武帝本

色。當是時。帝方將大用黷。故不即位以公侯卿相。而姑

調諸內史郡守。以大其才而養其氣。然後一旦尊之大

臣之列。付以天下後世之事。使弘湯輩俛首聽命。而無

所齟齬於其間。則事權不分。天下雖有故。而變不生。此

帝之素以社稷臣期黷意也。省破武帝心事。黷不死。則

受顧命輔少主。俱屬之黷。而霍光且可不用矣。駕空立

論是坡仙對手。或曰黷學差勝光。昭帝之崩。必無誤立

昌邑王一事。予曰然。昌邑之誤。不在不賢。即序次亦不

當立也。時見可補史氏不逮。春秋之道。嫡均從賢。故微

子不能易紂。而衛郕不能廢輒。考武帝六男。太子既

死。巫蠱昌邑王。躡齊王闕。早薨。燕王且以謀反誅。子廢

國除。廣陵王胥幼無度。皆不得入繼正統矣。當是時。病

已為皇曾孫。長且賢。太子雖得罪於帝。其孫何罪。今光

受遺詔。主大議。不做古制立嫡孫之子之賢者。而反立庶男之子之不賢者。此不學無術之所以譏也。黷必不出此。至於霍顯邪謀。蔽恩賊義。卒使功名不得令終。則黷於此必預有持滿之道。不令其擅威根據至斯矣。兩義皆足折服光心若其忘身輔主。臨大節而不可奪。以義正國。則黷與光之所同。而武帝之所丞取也。既結光又折入黷。大是妙筆嗚呼。黷非翹直。不取重於帝。彼人臣之事英主。固各有道。而信乎武帝之知人善任。為不可及也夫。一結陡健。亦暗顧光

田千秋

裘璉

知所說之時。可補韓公子所不逮。末引茅焦作證。尤確。

韓非著說難。以為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似矣。而不盡然。予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時。主意時方怒而說之。句必不喜。句時方憂而說之。必不樂。時方懼而說之。必不安。不寧唯是。適以助之怒與憂與懼。一轉而閉過其可喜可樂可安之心。二轉然則奈何。因其機而導之。俟其將悔而徐悟之。所謂時也。此段申解時字史稱衛太子為江克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寤。立拜千秋為大鴻臚。世遂謂千秋一言取相。抽此

一句使生動

予嘗讀戾太子江克及千秋本傳。深觀其

由。帝素愛太子。非有晉獻衛宣之愚。衛后寵雖衰。亦非

有驪姬宣姜之譖也。巫蠱一獄。克不過乘帝惡疾厭死

之心。冀間太子以修小怨耳。推其用心。亦不至如二五

無極之甚也。三段取得情掘蠱至太子宮。得桐木人。上

即信讒而據為真。父子天性。雖遭廢黜。亦不至如丞相

父子兩公主處必死之勢也。此段尤透嚮使太子明申

生之義。石德有小弁之仁。而涕泣以請。反覆以辨。安見

帝之悔寤。不早族江而焚蕪乎。計不出此。而遵衛輒之

謀。蹈商臣之跡。嚴老泉鳩之役。不得謂帝之秉心忍也。

自帝素愛太子至此。總言帝無殺子之心。見千秋之言

易入千秋會三老極諫。時巫蠱詐敗。時天子感悔之餘。

時秉機進諫。時如病者之思藥。醒者之思飲。而忽投以

湯劑。其霍然愈無難矣。忽入喻妙假令千秋而言諸斬

田仁任安公卿憂懼之時。非第不從。禍必及之。反跌一

語時字尤醒昔者秦始皇族嫪毐。遷太后於雍。諫而死

者二十七人。茅焦請諫。王大怒。趣鑊欲烹之。母何直言

未絕。母子如初。親解其縛。爵以上卿。夫豈二十七人皆

愚而焦獨智。又豈焦數言。果足以櫻已逆之鱗。履不啜

之尾哉。宕筆緊峭怒氣漸銷。而悔心已起。因機而導之。

故用力少而成功奇也。時嗚呼。若茅焦千秋。可謂說而當於時矣。應然而焦勢急。妙千秋勢緩。妙秦皇之機未露。妙漢武之心已萌。妙焦自分必死而諫。妙千秋逆揣必不死而諫。妙此其所以異也夫。

公孫駕

裘璉

前責漢武之不重宰相。後言公孫自知之明。而借鄭縈作證。透絕快絕。

昔者唐虞三代之世。皆重宰輔。至周而其選尤慎。故三公非其人則缺之。證其重及漢承秦敝。以吏為師。故其於宰相獨輕。自蕭曹以後。大率繇功曹掾吏刀筆而起。

者居多焉。證其輕至武帝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其媿

媿廉謹。得僅被譴呵。無恙者。許昌蔡澤。公孫弘。石慶田

千秋而已。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皆坐事死。劉屈氂。要

斬東市。而公孫賀亦坐巫蠱事。死獄中。入題其輕變易

宰相。與宰相之罹禍患。未有若此之多且甚者。豈其臣

皆不肖哉。夫亦剛詢猜暴。事非其主而然。予讀賀傳。未

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嚮使賀志得行。豈至於此。頓初賀

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

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

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叙夫

君子之事主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必能勝任而後受事。明主之官人也。度才而處。量力而任。所不能者。不强使為。有司百職且然。况宰相乎。又頓賀以主上賢明。恐負重責。至於涕泣請免。羞伏不起。推其意宜亦無惡於君子。照君子之事主一段而帝強之使受印。鞅不知其能否。是謂暗。知其不能而姑試之。是謂妄。宰相何如職。天子用宰相何如事。縱不能如唐虞廷薦。三代旁求。以從事矣。乃率意妄行。至於如此。以及於敗。非駕罪也。照明王之官人一段。昔者唐昭宗之末。以鄭縈同平章事。縈自咲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累讓不得。乃視

事。此其事與賀相類。先儒黃震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縈也。予曰。自知其必不能相。不得已相之。而卒如其言。以被禍者。古今一公孫賀也。說史真可解願東發賢鄭五而不及賀。豈以其末路殊哉。蓋自知其不可為相則同。峭雖然武帝誅戮大臣。賀懼不免。故聞拜而至於哭。昭宗大業已去。縈知賢智莫挽。何況於我。故聞拜而至於咲。由是觀之。哭者一身之利害。妙咲者家國之存亡也。妙卒之巫蠱獄興。天下騷動。後元之不為乾道者。幾希。嗚呼。人君不真選宰相。以階亂亡。如武帝昭宗者。

雖庸下之臣猶且恐懼以重進退可不鑒哉可不懼哉
結法似歐公論贊

霍光

裘璉

語語是前一步功夫不作事後成敗之見為大臣者不可不知

古之君子功足以定天下節足以安社稷才足以靖禍

亂而或不保其子孫或不保其身名吾甚痛之映博陸

蓋必其始有震主之嫌中有伐功之念繼有攬權持祿

之私而後及於難言其所以不保之故如唐徐世勣李

德裕宋趙普皆不能善其終借容形主然未有建伊周

之殊勲罹韓彭之慘戮如霍氏者此豈漢少恩哉吾於

持滿慎微之道未嘗不反覆嘆息於光也正大蘇子瞻

論光之所以得以為才不足而氣節有餘陪說吾論光

之所以失以為氣有餘而識量不足冒下全意何以言

之古大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霍氏之禍顯成之禹雲山翼之其實皆光啓

之也下手處棘夫家庭妻子之間莫不視其主者之所

嚮發明啓字有至理光守之以謙則下不驕光馭之以

慎則下不肆光先之以儉則下不僭宣帝在民間已知

霍氏尊盛則光前後秉政二十年間其約束子弟親屬

奴從不以禮法可知。證宸主之嫌宣帝即位錫之殊榮。

至於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未聞有謙讓辭謝之實。

證伐功之念及其病篤車駕臨問。不聞有薦賢憂國之

言。反托其兄子為侯。則其固寵嗜勢之心。去古大臣遠

矣。證攬權持祿之私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禹等貪昧鄙劣。光豈不知。素繩切之。猶憚其非。今光縱

不能如周公之撻伯禽。子儀之督諸子。光與日磾比肩

事主。亦知日磾之為人已乎。轉得奇。真是駕空手段。日

磾長子為帝弄兒。一不謹而與宮人戲殿下。罪未至死

也。日磾遂殺其子。其欲內其女後宮。日磾不肯。若是者

何哉。憂之深而慮之遠也。嗚呼。苟光所以處置其妻子

者。稍如日磾之用心。則霍顯之邪謀不逞。而山禹之逆

節潛消矣。形得切實。講得透徹。足起人千載之下而服

其心計不務此。而使積貴生驕。積驕生僭。積僭生亂。彼

其妻子之心。習見習聞。以為天子者。將軍所立之天子。

天下者。將軍所授之天下。說得十分透快此皆霍光不

謙不慎不儉之一念啓之也。一句盡嗚呼。宣帝德光。

思極尊顯之。至於擬天子葬而不恤。霍光為子孫計。思

極富貴之。至于弑天子后而不顧。所謂愛之適所以害

之也。故曰。為人君。為人臣。皆不可以不知禮。禮字作結

奇老○又將宣帝並收決出病根大有關係

趙廣漢

裘璉

時字作主。分明是穎川三太守論耳。其中賓主之法自見。

為治莫尚乎因時。主三皇之道不可以治五帝。五帝之

道不可以治三王時也。一呼予嘗謂商鞅始為帝王道

以說秦。秦不能用。卒以伯顯。夫帝王之道固非商鞅所

能行。挾說以欺人主。無足疑者。顧當是時。而欲以帝王

之道治秦。雖孔孟不治。此喻切當鞅則用。不鞅則斥。伯

則成。不伯則敗。時也。二呼由天下推之。郡國皆然。入題

趙廣漢守穎川。穎川多豪林大姓。吏俗朋黨為姦。廣漢

設鈇笮鉤距之法。搆吏民令相告訐。按治其罪。姦黨散

落。風俗大改。然行之不止。民多讎怨。叙予嘗跡其行事。

一酷吏耳。先抑非有化誨懷服。強教悅安之為也。而事

舉郡治。百姓追思不衰者。其所割者豪強。而所輯者小

民也。揚嗚呼。當夫豪右橫恣。盜賊根據時。苟非以嚴刑

峻法繩之。則不可治。反擊故廣漢之治穎川。一如商鞅

之治秦。應前其人與法皆不可用。而獨用以治者。當其

時也。三呼後韓延壽代廣漢。教以禮讓。銷除怨咎。百姓

皆遵用其教。黃霸繼之。因其迹而大治。夫二人所為異

於廣漢。廣漢變舊俗而治。妙延壽變廣漢而亦治。妙黃

霸不變延壽而又治。妙所以治者不同而治同何哉亦

各因其時也。四呼夫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

道禮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證自吾觀之廣漢變穎

川至齊延壽變穎川至魯黃霸變穎川至道廣漢用張

韓黃用弛也。暗合時字夫廣漢欲為延壽黃霸之所為

不能延壽黃霸亦不能為廣漢所為器各有極矣。又一

層意雖然穎川無廣漢第有延壽黃霸不能教化以變

其俗苟有廣漢而無延壽黃霸以繼之何以善其後乎。

又一層意 蘓子曰以忠恕為心平易為政其令行禁止

盖有不及高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又應却照

痕 此三人之辨也。妙吾列論之使後之治天下與治一

國者因時以自擇焉。輕重意俱出

雋不疑 裘璉

倣縱橫家作論易易耳文須要有經術氣此歐曾之

別。

漢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倒叱

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僉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由是名聲重朝廷。裴子曰。甚矣漢廷之無人。而不疑之叛。經賊倫沽名欺世。為可哭也。一冒下便申說此意衛輒拒父。孔子非之。見於春秋。見於論語。蓋聖人之教。為萬世法。若稱兵拒父。而夫子與之。何異教人不孝哉。先破春秋是之不疑引經傳會。徒以逞一時之論。而不顧萬世之非陋矣。且當日男子之詐。不待智者而決也。斗然一轉戾太子自經於泉鳩。武帝先行賞於李壽張富昌矣。後憐其冤。至族滅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二事。天下莫不聞。詔公卿識視。而莫敢發言。乘之以狎。惑之以似也。此段取入情不疑

苟智而斷。當云太子已死。此必詐也。一言而獄決。男子可縛。何乃為此傳會背叛之言。吾意不疑。蓋明知其詐。而故托此言。以結主知惑眾聽也。此段取入理其意若曰。明言其詐。則其事不奇。亦人情所共曉。今設為此語。據認為真真者。而吾能以理定法。叱令收縛。則其知識過人。遇事能斷。異於尋常遠矣。說破心事情真罪當此不疑沽名媚主。欺世之本也。應設使其事見於孝宣之時。妙想真是無中生有。則衛太子親天子祖。不疑其敢據經引古。直為此言。以櫻逆鱗哉。此一折方無躲閃處一時君臣不知其詐。嘉其經術。咸自以為不如。嗚呼。何

漢廷不學無術者之多耶。應故曰。可以愚一時。而不可以欺萬世。應漢史猶稱之曰。治春秋為文學。進止必以禮。史果可盡信乎。

雋不疑論

魏禧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太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眾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眾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眾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

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為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眾以是非未可知為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于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為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冤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躡戶及抱解太子者為列侯。田千秋上

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心之悔恨亦既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送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于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于既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蘓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賁。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于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于論語。顧信公羊之邪

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疑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真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托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是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于耳聞。雄俊之徒。倡義于外。朝臣若上官桀輩。陰伺于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

先帝為有罪。則真偽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眾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乎。得二說者而用之。經術之際。思過半矣。

哀帝

裴 璉

議禮之文。典確為主。此文根據如夏生。辨難如退之。論中名手。

甚矣哀帝之不知禮也。

禮字一篇之綱

禮為人後者為

之子。帝始賂遺。繼承大統。不思公義。而顧私恩。尊祖母傳昭儀。為帝太后。則何以處夫。皇太后。尊生母。丁姬為帝太后。則何以處夫。皇太后。昔隱母稱夫人。穀梁子以為是嫡妾可得而亂也。今帝藩后媵。句法諄諷已甚。改定陶恭而稱帝。則使母從子。妻從夫者。將何適從。此段言尊號之非。立恭皇寢廟於京師。禁不得復號定

陶。定陶祖之所封。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禮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引證確今欲爵其父。而廢祖之命。是為子聖於父。孫大於祖。非唯不稱成。且不祖元矣。妙考

仲子之宮。春秋非之。安有天子承宗廟之重。復入小宗奉其廟祭者乎。此段言立廟之非起帝太后陵於恭園。

高齊渭陵。子之庶于祖之尊。是忘其母為恭王姬。即忘其父為恭王。未得崇母之道。徒有卑父之心。孔子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解者曰。使葬從死者之爵。祭從生者之祿。今葬而從生。是使父不有其妾也。此段言起陵之非且帝受成帝恩。壯年立為皇嗣。與

萬歲後。援例冊立者。誼當更厚。何遽忘先帝之教哉。一

句開下帝初為太子。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太子議欲謝。至下詔罪責其傳。明朝廷自立恭

王後。何與太子事而謝也。其不得父定陶。帝已知之。證得妙

得妙王太后欲令禱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則其不許母丁姬祖母傳后。帝更知之。證得妙群臣爭言趙氏過失。

耿育以為不當。覆校省內。暴露私燕。有負先帝托後之意。此春秋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之義也。群臣百姓欲其父成帝母趙氏若此。帝益知之。證得妙奈何挈

大器。忘所自來。相背之速。宜促其亡。嗚呼。彼哀帝者。私謂報本尊親。而卒為無母無父無祖之人。則不知禮之過也。應惜乎閻崇師丹之說不行。至假手王莽。引經借

禮以快行其胸臆始貶尊號既請改葬甚者掘乎陵冢發擲易棺匹夫匹婦之賤不下此矣帝之踰禮而尊也益甚則莽之繩禮而貶也益堅欲以天子天下之大逞其私而反以媵妾罪人之禍辱其親其孝也迺所以不孝之甚者也。至此方說明吾聞之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聖人之教以禮孝親不以親廢禮故身榮而名久存順而沒寧。收到禮字嗚呼自禮之說不明於天下而僭妄生皆定陶誤之也夫。隱隱有漢興獄在

元后

裘璉

罪甚于呂武確是千古一定案文特峭辣筆筆驚人

班固述元后不入孝宣許霍二后後而別為傳外之也。

一層

何外乎爾外其不為漢太后而為新室文母也惡

之也。二層

新室文母莽彊加之非太后意何惡乎爾惡

其顯寵外家陵夷至於新都莽之篡太后成之故序之

外戚之左王莽之右。

讀書有眼

罪之也。三層

若固者可

謂知春秋之義矣春秋之義其詞隱其法嚴不待是非

而褒貶見。案

元后母儀天下六十餘年近懲呂霍之變

身負高祖之約侯王氏親屬十將疎屬五官異父弟一

以祖宗子孫之天下視為一身賈恩市德之具。痛快恣

其弟姪竟敢驕橫至哀平之際譬猶木未顛而木先撥

王莽因之。初則信其誑耀。繼則樂其媚事。終則懼其侵

辱。括盡后莽情狀大勢已去不可復為。蓋不待莽之神

姦始萌覬覦矣。情理透徹予嘗謂女主禍國無如漢呂

氏唐武氏皆處心積慮。干位移祚。而卒反號復辟。國且

僅存。陪說得妙元后未嘗有負漢之心。始於姑息。群弟

錮權竊柄。究其亡國亂朝。甚於呂武。妙解天然其故何

哉。蓋嘗伏而思之。王莽之才固勝於產祿承嗣三思輩。

一王氏之興。歷元成哀平。根據四世。非若呂后之日淺。

武氏之暴起也。二其列侯大臣盡為莽族。彼疎賤者。又

皆揚雄劉歆阿旨美新之徒。既無陳平周勃仁傑元之

之忠。又鮮劉章陸賈東之彥範之智。三故呂武叛國如

是難。而王氏代漢。如其易也。然則雖謂元后之罪甚

於呂武可也。棘甚有人於此。操刃而行殺。罪固矣。其人

知之。持梃而為之。備幸不死。其罪反輕。妙喻有人焉。不

知。鵠之為毒也。誤投而食人。食者不辨。倉卒以死。可以

謂之無罪乎。嗚呼。此迺元后所以甚於呂武者也。文情

妙絕蘓子曰。齊之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

仲。則漢之亡也。吾亦不曰王莽。而曰元后。後之君子。苟

明春秋之義。而求班同之說。天下後世釀亂若元后者。

安所逃其罪哉。

梅福

裘璉

前段言漢不用福言而亡。後段言福不肯仕莽而隱。議有關係。筆更矯健。

史稱漢治近古。予觀其時寬大切實。而禁網疎濶。故上下之情得通。奇才異能之士畢集乎其間。無拘牽繩墨之患。是以吏治盛而休戚聞也。遠遠說未合梅福上書

意方其盛時。汲黯矯詔發河內粟。擢為令。陳湯甘延壽矯制討邳支。封侯。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得薦郡文學為州刺史。蒙上賞。胡建為軍正。先斬監軍御史。然後上聞。下詔褒美。皆證禁網疎濶上下相通意是容及其既衰

遺風未泯。朱雲有罪。廢為城旦。得上書求見。請斬丞相

張禹。漸漸引入亦是容而梅福一去官縣尉。得因縣道

上書言變事。請損奪王氏威權。引呂霍上官為戒。入題

二人說雖不行。直節彌著。嚮使漢主能用其言。去張禹

而廢王氏。則新莽之禍。可以不作。然則漢之為漢。無異

也。奇材異能之士。非乏也。而威衰殊者。汲陳胡暴之事

得行。而朱梅之說不見用也。又將上意詠歎虛東文情

絕妙予讀福傳。見其識遠其行潔。其志忠。其言深切。而

悲憤。徒以爵薄位卑。不得見用。始棄官去。故雖在草野。

猶關心家國。蓋抱屈原之忠。具劉向之憂。而量過於二

子者。觀乎王莽顛政。逆節未彰。輒棄妻子去九江。變易名姓。是其人何如哉。此段是論腹極有氣力。或者乃以遺情忘世。稱為隱逸。而班固亦云。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嗚呼。遂使其微之倫。目為羽蛻者。流而福所以忠漢之心。反湮沒不彰。不亦悲夫。妙妙

劉向

裴璉

以屈原作客。合發分發。無不慷慨嗚咽。如歐公五代史論贊。

人臣有憂國奉公。遭讒不偶。以死者。君子讀其書。未嘗不悲其遇。而壯其志。愾然想見其為人。於楚吾得一人。

焉。曰屈原。於漢吾得一人焉。曰劉向。二人皆同姓之臣也。並胃

原事懷王為左徒。見害於子蘭。放遂江濱。憂愁感憤。自投汨羅以死。向事元成。位不過中郎。始困存於

恭顯。繼掎角於王氏。放廢三十餘年。賚志以卒。並原一

段夫楚之見滅於秦。漢之將篡於莽。事雖未著。兆已先形。不獨二子知之。而二子奮不顧身。痛哭流涕。反覆以

寤其主。宜若可以動昏庸。折姦回。而忠而被謗。信且見疑。如出一轍者。何哉。此段翻得有光激氣力。非其主惡

存而樂亡也。小人之使然。甚矣小人之可懼也。筆法妙

絕孟子曰。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位既不同。道亦各

異。二子以為寧吾諫而君不聽。毋寧君聽而吾不諫。不然。以彼其智。豈不知言雖忠。無補於國哉。自吾論之。元成知人。甚於懷王。赫赫炎漢。大於楚國。屈平既紉。作離騷以致意。終不得一悟其主。項襄立怒而遷之。而向遭讒下獄。上輒感悔。而復其位。成帝嗣位。欲大用向。其所上封事。與所著洪範五行傳。并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天子皆知向有感而發。因召見悲傷。是豈一遭放棄。不遇主眷。以死如原者耶。說出向之異於原。更變化原無補於楚。向亦無療於漢者。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云。與不善善惡惡同。春秋書郭亡。傳曰。郭公善善不能。

用故亡。吾是以為向悲之。更甚於原也。甚矣小人之可懼也。應句更古峭太史公傳屈原云。原死後楚自削。竟為秦滅。班固亦云。子政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讀書有眼由是觀之。原向不死。楚漢不亡。賢者雖不見用。其有益於人國何如哉。嗚咽

荀況揚雄論

吳成佐

人有竊虛譽於一時。而論定於百世之後。見賞於庸眾。而受誅於大賢君子者。則荀況揚雄是也。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之時。異端蜂起。不獨楊墨而已也。莊周荀況皆異端也。而況之言性惡言法。

後世其害爲尤甚。韓非、李斯皆受學於況。韓非死，而其禍未見。李斯相秦，遂以其學亂天下，致焚書坑儒之禍。至蘓子瞻作論，以爲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況之罪定矣。楊雄者，好名釣奇，懷祿趨利之人也。其所著書，皆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意，爲後世之文。晦蒙否塞者之祖。且太元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僭王之罪，何逃焉。至其仕莽，尤爲失身之大者。漢人之無識者，桓譚、張衡、王充之徒，比之孔子擬之五經，此無足怪。乃司馬溫公亦深好之，可謂異矣。至朱子作綱目，始大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而雄之罪定矣。乃後之好異者，每不以

荀卿論綱目爲然。若吾之論荀況，則一如蘓子瞻之言。喜爲異說，敢爲高論，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而已矣。吾之論楊雄，則以爲莽大夫而已矣。嗟乎唐之儒如韓退之者，可謂卓識高見。其道可以繼孟子者矣。乃其言曰：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夫荀楊也，而謂之大醇可乎。善乎程子之言曰：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噫，微程子之言，吾誰與歸。

嚴光上

裘璉

子陵高節，助成東京風俗之美。先儒嘗有此言。斯文又曲折發之，熟讀數過，其味彌長。

君臣朋友之間難矣。必內度其身。外度其君友。使志超
意量終始無間。而後出。而與共大事。定大計。則名成而
功立。史稱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其時耿純鄧禹諸
人。猶能一見深相結納。子陵何如人。少與游學。願獨不
知帝之為帝哉。虛虛篋單及其即位。乃變姓名匿山谷。
三聘後至。而偃卧不起。論者謂帝不能待以賓師禮。故
然。然方車駕幸館之初。諫議未除之先。師臣之位未判
也。何以云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嗟乎。子陵不仕。當夫
披裘澤釣之日。其志固已決矣。有眼夫豈介介者流。謂
朋友而進講君臣之分。心不能下耶。明儒方正學。則謂

光武不能推誠善任。大臣以切直死。群臣以非讖斥。甚
者。后可廢。太子可易。子陵於時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
與爭。將使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朋友
君臣之義。吾嘗反覆深思其說。可為稔識子陵不仕之
故者。惜未得其用心。而徒與王良周黨。同類而並稱之
也。纒逗入正意何則。子陵與帝。義深交厚。其定神器。復
舊物。光明磊落。心私喜之。特其志趨意量之間。微有以
窺其所不足。恐其禍亂削平。驕盈日至。如高帝之輕士
慢罵。後將有不勝其弊者。插證妙故於其同臥。加足帝
腹。作為倨傲慢侮之狀。以陰折其剛明自是之氣。若曰

天子雖貴。猶有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如光者。彼其抑然。能以自下也。而後可以終大業。致盛治。大作用。大識見。

一筆描出

不然。修身立名之士。禮讓恭敬。講之。必素何

至鄙野無禮。施之朋友。猶以為非者。而故出諸君臣之

際哉。愚者不察。以為此親知之態。偶一為之。夫子陵之

不以是取重也。審矣。何狎昵之為。意高筆健。觀夫天下

一統。訪求儒雅。粹然至治。明章之世。尤能興立辟雍。尊

師養老。此皆子陵致之也。妙。西漢之末。歎雄美新。士氣

衰靡。而東漢膺固喬滂之徒。寧為激烈。毋為波隨。豈非

高帝慢士。光武下賢之報耶。應前雙收。嗚呼。光武擁子

陵之足以王。子房納黃石之履以侯。皆以一念謙忍。定

漢天下。後之主臣。可勿慎者。若夫留侯子陵。則又易地

皆然者歟。餘波作結。似史遷妙境。

嚴光下

立論確中。當日情勢。前篇是小。中見大。此篇是無中

生有。

讀漢史。光武十七年。廢皇后郭氏。又二年。廢太子彊。距

子陵被徵之歲。十有四年耳。入子陵。唯時子陵歸隱。富

春。朝廷理亂。寧不聞之。古稱士有諍友。天子有諍臣。今

黜后易儲。亂常紕德。其失甚矣。子陵縱不屈為臣。仍然

友也。乃不出一言白一計。以匡救其非。彌縫其缺。故

人之誼固如是乎。高帝愛戚夫人。欲立趙王如意。將相

大臣力爭不得。乃從留侯計。招致四皓。配講奇確 夫四

皓望雖尊重。於帝非有親舊布衣之歡。衣冠雖偉。其入

見帝正當悲歌鴻鵠之時。亦非有危言讜論以動人主。

卒之羽翼已成。帝難搖動。使子陵者肯出。而為后太子

計。安見世祖之不。高帝若也。空中一翻何乃宴然坐視。

諸戚大臣亦不聞有強求子陵者。豈其時計不出此耶。

抑亦有謀臣如張良者求之。而子陵不肯出耶。將子陵

即出而逆計帝之必不聽耶。虛致妙曰是皆不然。世祖

之時。非高帝比。高帝混一宇內。未及承平。方欲易太子

時。叛臣接踵於外。諸呂窺伺於中。國本一搖。則漢之為

漢。未可知也。故留侯四皓之功。其大者在安劉氏天下。

不在定太子也。則論獨開世祖芟刈群雄。克復舊物。當

其廢太子時。在位已十九年。君臣一德。中外歸心。微論

陰后素賢。不若呂氏之悍。莊夏寬仁孝友。足以嗣大統。

而稱令辟。即使其時牽於私愛。廢賢立昏。故后對怨。太

子反側。而大臣戮力夾輔。天下愛戴。漢亦可業業而安。

此段尤痛快透徹子陵於此。揆之熟識之審矣。夫帝王

之事。關天下則重。關社稷則重。外此是非得失。止於一

身其理雖巨。其害猶細者。固智士之所不能爭。而忠臣之所不暇憂也。子陵高節不屈。其識必異。何至執難塞之請。開必拒之口。使人主有惡聞其過。不受善言之非而已。亦蒙見幾不明。謀事無成之謂。則其智出四皓下遠矣。宜乎子陵不為此也。確是當日情事嗚呼。廢后易子。肇亂者多矣。驪山之弒。幸蜀之變。其寢酷者。先武以中興賢王。起蹈斯轍。然而天下少安。四方無事者。何也。付托得人。而調停籠絡之術得也。此指加封東海。厚賞郭況說後之人主無先武之德。而唯青是效。其去周幽唐明之續也。無幾矣。余是以因前論而并及之。

嚴光論

吳成佐

古之論嚴光者多矣。夫以光之清風高節。又得先武而名益彰。高山仰而景行行。宜其樂道之者之多也。雖然。論古者非有高奇可喜之說。一掃前人之見。而空之。則不足以驚一時。而傳後世。而其弊往往失其善惡是非之實。此則古人之不幸。而深文曲說者之大害也。史載嚴光事甚詳。先武之待先者甚至。而光之自守者甚高。蓋古之帝王。不貪智勇功名之臣。而愛廉介節義之士。當戰爭之方始。非智勇功名之臣。誠無足與成大業者。及其已定。則向之為我之助者。未必不為我之害。何則。

天下既定。則向之所謂智勇功名者。皆無所復用。而天下之心思志向。固惟是之從而不可返。使天下之人。俱竭其智勇。以圖其功名。其將何所不至哉。故必崇節義。重廉介。漸以易天下之心志。而因以成一代之風俗。況以西漢之末。風俗之壞極矣。王莽一愚騃。豎子介。一旦潛移漢祚。而天下莫敢誰何。群臣咸稱莽功德。百姓上書頌莽功德者。以萬數。苟非風俗之偷。而廉介節義之道喪。其何以至此。光武蓋憂之矣。始卽位。而封卓茂至是而徵光與周黨王良。是蓋帝王勵天下之微權。而治天下之常道也。始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繼曰

我竟不能下汝耶。夫帝之不能下光者。正光之深助乎帝也。帝與光蓋皆體此意。而默喻於不言也。若帝與光者。可謂相知之深。而相得之至者矣。或者乃曰。光知帝之不能盡用其道。故不欲爲苟就。嗚呼。生民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孔子望用於魯哀衛靈。孟子望用於齊宣梁惠。光得光武之君。可謂幸矣。猶以爲不足臣乎。或者又曰。帝不以師傅相待。而以爲諫議大夫。宜光之不屈也。嗚呼。以光之高。而以爵祿之高下爲念乎。賢者之出處。視乎道行廢爵祿不足問也。諫議之官。可以行道矣。光必不以其官之卑而不屑就也。至方孝孺詩曰。敬賢

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嚴陵老子先見機。故向桐江弄烟水。則其說益奇。而其見益陋矣。使光以帝為不足倚而去之也。若帝而足倚者。遂將貪富貴忘廉耻而就之乎。且以史攷之。光與周黨王良同徵。至京師。蓋在建武之五年。至十七年。乃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相去蓋十有二年。光知十二年以後之事。而以決十二年以前之志乎。徒務其論之高奇。可喜足以驚人。不求之理。而并不徵之事。不原其意。而并不攷其時。甚矣深文曲說之害。而古人之多所不幸也。

申屠蟠

吳成佐

東漢末。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爭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生。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傭人。後滂等罹黨錮之禍。惟蟠起。然免於評論。司馬公曰。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予以為蟠之不可及者。不在於免黨人之禍。而在於卻董卓之徵也。卓既廢立。欲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乃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爽等畏卓無敢不至。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夫爽等皆召士也。

一爲威武所屈。而遂喪其所守。則爽等皆庸夫介。方蟠之絕迹梁碭。自同傭人也。似乎畏禍保身之至者矣。乃獨能抗卓之命。爲爽等之所不敢爲。苟非有道義以主乎其中。其能然乎。且卓之威。亦可懼矣。蔡邕亡命江海。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遂懼而應命。夫卓能族邕。獨不能族蟠乎。蟠蓋處之審矣。笑而不答。意深遠也。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滂等之死。非正命而死者也。邕與爽等之懼死。非正命而求生者也。皆不知盡其道者也。若蟠者可謂盡其道者矣。嗚呼。蟠誠不可及已。

